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葉中桂

唐文粹卷六十一

宋　姚鉉　編

碑十三 總五首

釋 議例銘附

止觀統例附

心印銘附

天台智者大師碑并序

梁　肅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葢智者大師得道之所前大佛教重光之地陳朝崇之置寺曰修禪及隋創國清廢修禪號號為道場自大師入滅一百八十餘載長老大比丘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以啟後學門人安定梁肅聞上易名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智

顗字德安時號智者其先潁川陳氏世居荆州之華容
感縁應迹載在别傳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
之制寢而不章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乗四教之旨晦
而不明昔如來乗一大事因縁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華
嚴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
學路派别世既下衰教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乃用
權略制諸外道乃詮智度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恵文
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嶽思大師當

時教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宗扇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教大略即身心而指定慧即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一實相之宗趣無證其得之妙自發心至于成道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煥然冰釋示佛如見窺其教者修焉息焉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弛張用捨開闔默語高步海内為兩朝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雨旁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為司南殊塗

異論往往退息緣離化城示滅兹山是歲隋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涵其賓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之事可得而知也若安住法界現為比丘等覺歟妙覺歟不可得而知也當是時也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行於後世者曰章安禪師灌頂頂傳縉雲威禪師威傳東陽東陽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威傳左谿朗禪師自縉雲至左谿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左谿門人

之上首今湛然禪師行高識遠超悟辯達凡祖師之教
在章句者必引而伸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辨惑不可悉
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耿
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兹自上元寶歴之世邦冦擾攘
緇錫駭散可易名建寺修持塔廟莊嚴佛土迴向之徒
有所依歸繫衆人是賴汝吾徒也盍紀諸文言刻於金
石俾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
師之本迹教門之經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

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致赫赫大師開示奥祕載弘道要安住圓位白日麗天天下文明大師出現國土化成無生而生生化兩明薪盡火滅山空道行五世之後閒生上德微言在兹德音允塞明明我后易名淨域此山有壞此教不極

故左谿大師碑銘并序

李華

百億三昧無非度門於覺照中而得自在過去大士時惟左谿左谿傅氏之子法號玄朗字惠明其先北地泥

陽人漢魏大族隋晉南渡家於義烏今為東陽義烏人也自江夏太守極梁居士翕賢達相承世謂居士為諸佛化身杳不可測左谿則居士六代孫梵行之門宜生上德母葛氏夢天降靈瑞而娠左谿心静體安迄于乳育生九年矣辭家入道兼綜羣言曰此法門之畎澮也如意年中剃度隸義烏清泰寺尋光州岸律師受具戒就會稽印宗禪師商律部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巖穴凡三十年宴居左谿因以為號每言石泉可以洗昏

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于所居一方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㩀其閒如來諸大弟子皆菩薩僧大迦葉之頭陀舍利弗之智惠羅睺羅之密行須菩提之解空此四者皆最上乘同趨異名分流合體舍利弗先佛滅度佛以法心付大迦葉此後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梁魏閒有菩薩僧菩提達摩禪師傳楞伽法八世至東京聖善寺弘正禪師今北宗是也又達摩六世至大通禪師大通又授大智禪師大智禪師降及長安山

北寺融禪師蓋北宗之一源也又達摩五代至璨禪師
今南宗是也又達摩四代至信禪師信又授融禪師住
牛頭山今徑山禪師承其後也至梁陳間有惠文禪師
學龍樹法授惠思大師南岳祖師是也思傳智者大師
天台法門是也智者傳灌頂大師灌頂傳縉雲威大師
縉雲傳東陽大師左谿是也又弘景禪師得天台法居
荆州當陽傳其禪師俗謂蘭若和尚是也左谿所傳止
觀為本祇樹園内甞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因字

以詮義因義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定慧雙修空有皆捨此其略也菩薩或以性海度或以普門化香象至底彌樓最高其餘幽賛不知充滿法界夫知上法易行上法難修上法易證上法難明謂左谿為有則實無所行謂左谿為無則妙有常住視聽之表巍巍左谿因恭禪師重研心法十八種物行頭陀教厥後奉東陽威大師得最上乘詮第一義現聲聞像弘大覺心不可名也偏袒跪膝奉觀音上聖願生兜率天親近彌勒殫罄衣鉢嚴

具尊儀焚香稽首則舍利降靈光發寺非正陽屋宇凋落殿移則像毁財匱則力艱左谿杖錫指撝工人聽命如從舊館儼若天成心不離定中口不甞藥味耄期之歲同於壯齡告門人曰吾六印道圓萬行無得戒為心本爾等師之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就滅春秋八十二夏六十四四輩號慟如慕如疑香木幢幡雷動山谷鄉人或夢左谿居寶閣第四重者寤告其鄰與之夢協兜率天者第四天也願力所届廣度人天既荼毗已門

人分舍利建塔於左谿導像法也城邑之人願獲親近

分半舍利起塔於州某原申永慕也左谿僻在深山衣

弊食絶布紙而綻掬泉而齋如繒纊之温均滑甘之飽

誦經則翔禽下聽洗鉢則羣猿來捧宴坐一室同法界

之大蕭然一院等他方之遊或問曰萬行皆空云何苦

行對曰本無苦樂妄習為因衆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

曰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來成

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大寥廓至若岸蛙躍流瞽犬能

視雲雷興而獵者捨弓矢鱗介絶而漁者壤罾梁舉其
倬然曷可殫載弟子衢州龍丘九巖寺道賔越州法華
寺僧法源僧神邕本州靈隱寺僧玄淨栖巖寺僧法開
蘇州報恩寺僧道遵皆菩薩僧開左谿之祕藏常州福
業寺僧守真杭州靈耀寺僧法澄靈隱寺僧法真明州
天寶寺僧道源淨安寺僧惠從本州開元寺僧清辯純
得醍醐飽左谿之道味入室弟子本州開元寺僧行宣
常州妙樂寺僧湛然見如來性傳左谿之法門新羅僧

法融理應英純理應歸國化行東表弘左谿之妙賾菩薩戒弟子傳禮王光福等菩薩惠牙霑左谿之一雨清辯禪師等荷擔遺烈見請斯文銘曰

磁石湊金澄流見月法與心起緣隨定設衆生未度我為舟筏將如趙代豈望荆越趨道云何知之在行殉煩惱鶩開寂滅城不住之住無生之生兜率天樂徘徊下迎瀑淢左谿東入滄海青松白日人亡地在四輩盡哀時乎不待頌德空嶺劫衣無改

天台法門議

梁肅

論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之而已曰戒定惠斯道也始於發心成于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矣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浄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大小之義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説種種道其實為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祕密此教之所由作

也洎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途異各權所得互為矛楯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别故攝論地持成實惟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東扇説法者桎梏於文字莫知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證者謂證慧解之道流以忘反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前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至人利見慧聞慧思或躍相繼法雷之振未普故木

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像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后舜之休相賛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然後用三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戒定惠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是故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釋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為盛故其在世也光照天下為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為慈氏輔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為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無得而稱焉於戲應

跡雖住正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照示三藏

又況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信信而不已者歟斯

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遊禪

闕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中人已下馳騁

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為斯言至矣且不逆耳故

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

致焦爛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

道為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

天下為不併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天台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為之言之如此故録之以繫于篇

止觀統例

夫止觀何為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静明與静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

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絶待以照本御大車以禦正乗大事而揔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鼔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賾而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逺則重玄之門可闚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用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

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有數義也非强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為小為大為通為別為頓為漸為顯為祕為權為實為定為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為一為大為圓為實為無住為中為妙為第一義是三一之緼也所謂空也者

通萬法而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自假則何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始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薄萬劫而不遺燾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

而不無寓名之曰佛經號之曰覺究其旨其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修之要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藉夫九哉九

者非他相生之説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其所
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徧破者徧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
得已而説也至於别其義例判爲章目推而廣之不爲
繁統而簡之不爲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
也如懸鏡不可弃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議家多門非諍
論也按經正義非虚説也辨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
事因縁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
智超絶卓爾獨立其孰能爲乎非無聰明深達得意忘

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踈漏邪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由所未盡若凡夫生滅闕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雞而說大鵬夏虫之議層冰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尋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為事乎是大不然凡所為上聖之域豈隔闊遼敻與凡境杳絕歟是唯一性而已得之為悟失之為迷一理而已迷而為

凡悟而為聖迷者自隅理不隅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聖神使羣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眛于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旣乎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至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為坑為穽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漭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

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號而稱惠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而為密者有齒舌潛傳為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為祖繼祖為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八年智者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又其次曰左谿朗公其五曰荆谿然公頂於同門中慧解第一能

奉師訓集成此書葢不以文詞為本故也或失則煩或失則野當二威之際緘受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谿始弘解說而知者葢寡荆谿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綱羅遺法勤矣備矣荆谿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困而學之又其次夫生而知之者葢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雖學而不知斯為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是則

業文爲之屨校梏足也禁句爲之簸糠眯目也以不能
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當感
感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
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迂其辭之鄙或薙除之或潤
色之大凡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冝三存其一於
是袪鄙滯導蒙童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
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
三歲在析木之津功畢云爾

心印銘

陳諫序

安定梁肅字敬之學止觀法門於沙門元浩其未知也患不能知之既知之患不能至之於是作心印銘蓋机杖盤盂座右之類取其自省也其文自浩浩羣生至有無云云言未知也自本則不然至終篇言其既知也以既知之心印其未知號曰心印銘大抵與經論合而歸於無相庶乎哉諫獲與敬之游又嘗聞浩公之言故序其所由然著于銘之首云

浩浩羣生或動或靜或幽或明旁魄六合運用五行莫不因心而寓其形波流大馳出入如機如環無端莫知其歸或細不可視或大不可圍日月至明或以為昏秋毫至微或以為繁或囊包天地或渴飲四海舒卷變化惟心所在天壽得喪惟心所宰心遷境遷心曠境曠物無定心心無定象明則有天人幽則有鬼神苦樂相紛如絲之棼有無云云不可勝言抑末也已本則不然惟本之為體寂兮浩兮不可遺兮顯矣默矣不可測矣統

萬有於纖芥視億載於屈指外而不入內而不出不闔不闢不虛不實無感不應無應不神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常存而未始或存常昏而未嘗不昏豈惟我然蓋無物不然豈惟我得蓋無物不得混而為一莫覩其極故曰心生法生心滅法滅離一切相則名諸佛

唐文粹卷六十一

唐文粹卷六十二

宋 姚鉉 編

碑十四 總八首

釋二

上都大安國寺大達法師玄祕塔碑 裴休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碑 嚴郢

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 唐伸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 張正甫

越州開元寺故律和尚塔碑 梁肅

衡山大明寺律和尚塔碑 柳宗元

撫州景雲寺律和尚塔碑 白居易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熈怡大師碑 許堯佐

唐故左街僧録内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祕塔碑銘 并序

裴休

玄秘塔者大法師端甫靈骨之所歸也於戲為丈夫者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教利生捨此無以為丈夫也背此無以為達道也和尚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趙氏世為秦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弘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顙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鑿生靈之耳目固

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沙彌十七正度為比丘隸安國寺具威儀於西明寺照律師禀持犯於崇福寺昇律師傳唯識大義於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崟法師復夢梵僧以舍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原委會滔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杌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謁文殊於清涼衆聖皆現演大經

於太原俱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悦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卧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和尚符彩超邁詞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為務繇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斡蜀瀦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

事詔和尚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祕殿為人請福親奉香燈既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蒼海無驚浪蓋參用真宗以毗大政之明效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為之君固必有冥符玄契歟掌内殿法儀録左街僧事以摽表淨衆者凡一十年講涅槃唯識經論位處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餘萬遍指淨土為息肩之地嚴金經為報法之恩前後供

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匡牀靜

處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

寶以致誠仰端嚴而禮足日有千數不可殫書而和尚

即衆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

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為成就常不輕行者唯和尚

而已夫將欲駕横海之大航拯迷途於彼岸者固必有

奇功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脅而滅當

暑而尊容若生竟夕而異香猶欝其年七月六日遷於

長樂之南原遺命荼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謚大達塔曰玄秘俗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八門弟子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為達者於戲和尚果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弟子義均自政正言等克荷先業虔守遺風大懼徽猷有時堙沒而今閤門使劉公法緣最深道契彌固亦以為請願播清塵休嘗遊其藩備其事隨善

讚歎蓋無愧辭銘曰

賢劫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網高張孰

辯孰分有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學深淺

同源先後相覺異完偏義孰正孰駮有大法師為作霜

雹趣真則滯涉俗則流象狂猿輕鉤檻莫收杌制刀斷

尚生瘡疣有大法師絕念而遊巨唐啟運大雄垂教千

載冥符三乘迭耀寵重恩顧顯闡讚導有大法師逢時

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崢嶸棟梁一旦而摧水月鏡

像無心去來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碑銘并序

嚴郢

和尚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玄宗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迄肅宗代宗三朝皆為灌頂國師以玄言德祥開右至尊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褒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皆牢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智三藏大歷九年夏六月癸

未滅度於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司空追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荼毗之時詔遣中謁者齎祝文祖祭申如在之敬睿詞深切嘉薦令芳禮冠羣倫舉無與比明年九月詔以舍利起塔於舊居寺院和尚性聰朗博覩前佛法萬要指緇門獨立邈邈其無雙稽夫真言字義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即時成佛之速應聲儲祉之妙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固非末學所能詳也敢不槩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毗盧遮那

佛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歲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歲傳於龍智阿闍梨龍智傳金剛智阿闍梨金剛智東來傳於和尚和尚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梨揚擢十八會法法化相承自毗盧遮那如來至於和尚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導迎善氣登禮皆答福應較然溫樹不言莫可記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吴鼓駭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

燭之瑞其歿也精舍有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於晩暮常飾供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曾須臾有傾欹懈倦之色過人絶遠乃如是者後學升堂誦説有法者非一而沙門恵朗受次補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爲七至矣哉於戲法子永懐梁木將絶本行託余勒崇昔承徽言今見几杖光容䏚漠壇宇清愴纂書貽銘小子何讓銘曰

嗚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為帝師秩為儀同昔在廣成軒后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蕭公瑜伽上乘真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者牒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慧力降愚寂然感通其可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辯正旌德天使祖祭宸衷悽惻詔起寶塔舊庭之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屠跡殊生滅法離有無刊石為倡傳之大都

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銘 并序

唐仲

上嗣位明年澧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十二月六日終於修心之所後八歲門人持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於崇敬寺大德求所以發揮先師之耿光垂於不朽崇敬寺大德於余為從母兄也嘗衆徑山得其心要自興善寛敬示滅之後四方從道之人將質疑傳妙罔不詣崇敬者嘗謂伸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爾教之闡於洙泗智炬雖滅法雷猶響豈可使明德不照至行湮沒矣惟

大師生南康信豐縣自爲兒童時未嘗處羣子戲弄之中往往獨坐如思如念年十七即南度大庾抵潮之西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執禮以事大歷八年受具於衡嶽希琛律師釋禮矩儀動如宿習一朝乃言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細行於衣巾邪是時南嶽有遷江西有寂中嶽有洪皆悟心契乃知大圭之質豈俟磨礱照乘之珍難晦符彩自是寂以大乘法聞四方學徒至於指心傳要衆所不能達者師必默識懸解

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十年寂曰爾之所得可謂浹於心術布於四體欲益而無所益欲知而無所知渾然天和合於大無吾無有以教矣佛法以開示羣盲為大功度滅衆惡為大德爾當以功德普濟迷途宜作梯航無久滯此由是陟羅浮涉清涼歷三峽遊九江貞元初因憩藥山喟然歎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效其飄轉邪既披榛結菴纔庇趺座鄉人知者因賫攜飲饌奔走而往師曰吾無德於人吾何以勞人乎哉並謝而不

受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常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經晝夜若一始終如是者殆三十年矣游方求益之徒知教之在此後數歲而僧徒葺居禪室接棟鱗差其衆不可勝數至於沃頫正覆導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之明矣忽一旦謂其徒曰乘郵而行及暮而息未有久行而不息者吾至所詣矣吾將有以息矣靈源自清混之者相能滅諸相是無二色窮本絶外爾其悉之語畢隱几而

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夏後二十日入室弟子冲虛等遷座建塔於禪居之東遵本教也始師常以大練布為衣以竹器為蹻自雖其髮自具其食雖門人百數童侍甚廣未嘗易其力珍饈百品鮮果駢羅未嘗易其食冬裘重燠暑服輕疎未嘗易其衣華室淨深香榻嚴絜未嘗易其處麋鹿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覯貴賤迭來頂謁牀下未嘗易其禮非夫聲萬有契真空離攀緣於病本性情淨乎物表焉能遺形骸忘嗜慾久而如一

者邪其他碩臣重官歸依修禮於師之道未有及其門閫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

一物在中觸境而揺我示其元不境不跳西方聖人實言道要道要既得何言惟妙我源自濟我真自靈大包萬有細出無形曹溪所傳徒藏於密身世俱空曾何有物自見曰明是為至精出沒在我誰曰死生刻之琬琰立此巖岫作碑者仲期於不朽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銘并序

張正甫

天寶三載觀音大師終於衡嶽山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元和十八年故大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寛懐暉感塵劫遽遷塔樹已拱懼絶故老之口將貽後學之憂丕若貽謀思揚祖德乃列景行託於斆文彊名無跡以慰乎罔極之恩曰自騰蘭之演教於中土也殆將千歳達摩傳心至六葉也分為二宗不階初入頓入佛恵曹溪教旨於是乎傳弘而信之觀音其人也大師諱懐讓

京兆杜氏其先因家安康即爲郡人髫年駿發聰悟絶
衆羣言所涉一覽無遺居常而未或好弄在醜而不可
褻近嘗嘿觀止水因而顧影形儀顒若宛在鏡中三反
厥像如初沛焉而心乎獨得還步未輟聞於空中曰佛
法津梁俟子而大既應付囑爾盍勉之乃深割愛緣亟
從剃落以荆土律藏之徼窔也大士智京在焉攝衣從
之既進而儀法峻整冠於等輩以嵩嶽龍之泉海也長
安長老在焉稽首咨之既授記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

厭離文字思會宗元周法界以冥搜指曹溪而遐舉能大師方弘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閫者十一二焉躋其室堂者又十一焉師以後學弱齡分於末席虛中而若無所受善閉而惟恐有聞能公異焉置之座右會一音吹萬有衍方寸彌大千同焉而支暢異焉而脗合同授祕印目為宗師乃陟武當窮棲十霜朅來衡嶽終焉是託惟般若聖槩有覩音道場宴居斯宇因以為號或徵言析理辯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屨將撰山靈借留而

現於夢遠自梁益近從荊吳雲趨景附風動川至靈山勝會今古一時至矣哉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德弘教鍾陵鬱為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寬暉繼傳心燈共鎮國土乃追琢琬琰揭於故山揚其耿光以示來劫其受法弟子亦序列於左式明我教之有開焉銘曰

不疾而速平平南宗窮行其教嶽嶽讓公秀發之英激於童齒出塵之像光於止水乃趨律會儀範孔修乃探密藏先覺同求曹溪實歸般若觀妙體是宗極湛乎反

照一從委順六紀於兹教跡未衰靈峯歸而一公丕承峻其郎廡寛暉繼起重規疊矩乃掃塵塔乃植豐碑率是教者兹焉有歸

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銘并序

梁　肅

釋氏先律師諱曇一字曇膺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大歷六年十二月七日滅度於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於秦望山之陽制縗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本南陽張

氏曾祖隋太常恒始家會稽之山陰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幼學五經因探禹穴至雲門寺遂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制度尋受具戒天縱辯慧益之以軌儀翕然已為人望矣開元初西遊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之授以毗尼之學又依崇聖寺檀子法師學俱舍唯識從即度沙門善無畏受菩薩戒探道覩奥出類拔萃朞月之間名動京師大師崖岸峻峙機神坦邁體識詳雅應用虛明得三藏之隱賾究諸宗之源底加以素解玄

儒旁總歷緯長老聞風而悅服公卿下榻以賔禮由是與少保兖國陸公象先賀賔客知章李北海邕徐中書安貞褚諫議庭誨及涇縣令萬齊融為儒釋之遊莫逆之友其尊世皆先之以文行弘之以戒定入蘭室而馨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髪必鑒不知其所由然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戒為根本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為主取鄞郡律疏合終南事鈔括其異同詳發正義學徒頼焉大凡北際河朔南

越荆閩四分之宗自我而盛烈炬之破昏黑羣流之赴淵澤適來之時行化也如彼有為而生乗化而息草木潛潤慈雲無心適去之時處順也如此人世遷轉道存運在瞻望不見寂寥空山哀哉銘曰

越水漫漫崇山迴合大師化滅式建靈塔緬慕上士誕修淨法有威有儀不穿不雜德溥化洽雲從海納勒銘垂後千萬億劫

衡山大明寺律和尚塔碑銘并序

柳宗元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慧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厯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懐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刋之玆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

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族有勲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㤗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泊㑭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泊昱以通經教而奥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從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於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三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住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匜奉杖屨為侍者數百翦毛髪被

教戒為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
灝灝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詞
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乗大明之律是
定是慧丕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尊
碩德威儀有繼道遍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
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 并

序　　白居易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懐縱如建冲契宗一至柔晉諸智則智明雲皐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黒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贄錢十萬來詣潯陽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冬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反山衆反聚落錢反寺府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我聞竺乾古先生出

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為用若次第言則定為慧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生

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有立故生二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大師具戒樂其所由生故大歷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隸於本州景雲寺修道德應無所住故貞元初離我所徙居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裕荆門法裔暨興果神湊建昌惠進等五長老交遊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無其數隨

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衆主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羣生故婆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遷化於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全於南岡石墳住世七十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跡示教行止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已也厚故門人鄉人報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為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

佛滅度後薝蔔香衰醍醐味醨誰反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苾蒭中興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雲來行道者隨践跡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鑪峯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紀事者以真實詞書於塔碑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銘并序

許堯佐

大師諱熙怡姓曹氏桂陽人也舊勲前烈函休積慶史

氏詳之矣夫真如不遠其要在乎無垢妙理不深其要在乎見性本於真實暢於虛空俾聆芳咀潤孜孜請益則大師之教也大師體識深靜風度端敏受具戒於南嶽修律儀於東林常趺坐一室而四方學者差肩繼踵發此柔軟納其歸依嘉言玉振徽文氷釋故崇德雅美臨壇持法垂五十年嘗以至德初隷東林寺居耶舍塔院數逾二紀而信心長者懐甘奉贄紛然並進監廚守藏不遑祗受既而悉歸精舍頒於衆僧大師率門人布

衣糲食而已故推已以見相因相而歸空搜閱精微鑚研旨要常若背悶而針石不能及也故中夜累歎有神人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兹窮討經論切磋心要加以律儀端靜受持勤至感通之應固難盡書至於山鹿歸仁林鳥效祉大師之室不足駭也大歴五年躋五老峯望彭蠡臨瀑布乃構淩雲精室為經行之地旁引泉竇以滌塵垢近躡松壑以求清涼丹崖雲岫勢若屏牖然趨風望景攀危輦重翼如而至者難以數計積十

餘年乃止大林精廬杖屨衣巾屛居一室行住坐卧無非道場乃淬法刃燃慧炬俾夫悃悃圍繞者割其縛尊其迷洗然而自得也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以爲吾道已成吾教已行十二年丙子歲秋七月二十七日召門弟子曰吾隨化還須臾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州閭赴弔道路銜悲宗師既沒法教疇依蓮沼蕪涸禪林凋折以其年八月十四日遷座於香谷原從人欲也大師精貫六藝旁達百氏甞與故太師魯國公顔真卿故

丞相天水趙公憬故鄭滑節度兼御史大夫范陽盧公羣今吏部侍郎弘農楊公於陵爲祭禪之侶幽鍵洞發玄言兩得門人法棨道鏡道寧道深道琛道建利登等並三明繼軌四禪紹迹縁起皆泯空有兩詮卜商傳闕里之教龍樹演迦維之法其旨一也咸以夙承甘露願勒貞珉銘曰

演暢微妙經行道場昭昭大師啟廸無方孰云虛空不可思量載滌縁念永清水地異物幽贊靈烏效瑞景行

如存追思不墜白月在水澄虛則明至人臨池無垢則清信而不渝沖而不盈宛彼堂廡空留法象門人紹德禪燈繼相式播芳塵以慰瞻仰

唐文粹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葉中桂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六十三

宋　姚鉉　編

碑十五 捴七首

釋三 碑陰記銘附

舒州山谷寺三祖鏡智禪師碑 獨孤及

三祖大師碑陰記 張彦遠

六祖能禪師碑 王維

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劉禹錫

佛衣銘

潭州太溈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　鄭愚

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師碑　李適之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三祖鏡智禪師碑銘并序　獨孤及

按前志禪師號僧璨不知何許人出見於周隋閒傳教於惠可大師摳衣鄴中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

示有瘡疾謂法無我師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爲病故所至必説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内外中間故必言不以文字具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攝羣品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師率是道也上膺付囑下拯昏疑大雲垂廕國土皆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形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

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庚戌其剖符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陳跡明徵故事其荼毗起塔之制實天寶丙戌中别駕前河南少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隋内史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河南房公琯繼論譔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㵎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衆寺大律師釋澄俊同寅叶恭亟以為請會是歲嵩丘大比丘釋

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纂我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象法之本根墜于地也願申無邉衆生之弘誓以抒罔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七年夏四月上霈然降興廢繼絶之詔冊謚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寂以大德僧七人灑掃供養天書錫命暉焕崖谷衆庶踴躍謂大乘中興是曰大比丘衆議立石於塔東南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其以謂初中國之有佛教自

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宋齊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布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喪至菩提達摩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修道禪師三葉其風寖廣真如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莖枝葉悉沐我雨然後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行於世間浹於人心當時聞道於禪師者其淺者知有為法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如燈之照物朝為凡夫夕為聖賢雙峯大師

道信其人也其後信公以教傳弘忍忍傳惠能神秀能公退而老曹溪其嗣無聞焉秀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人升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惠者一曰弘正正公之廊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侔盛嗚戲微禪師吾其二乘矣後代何述焉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為諸佛故現比丘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既往周公制禮仲尼述之游夏弘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慶之徒可得而祖焉天以聖賢所

振為木鐸其揆一也諸公以為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惠遠法師碑銘今將令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追崇在此山也則揚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其嘗味禪師之道也久故不讓其銘曰人之靜性與生偕植知誘於外染為妄識如浪斯皷與風動息淫駭貪怒為刃為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為闢度門即妄了真以證覺源啟迪心印貽我後昆閩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世迭付微言自摩訶迦葉以佛所付心

法遞相傳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世自達摩大師至禪師又三世共二十八世也如如禪師曆期弘宣世閟法滅獨與道全周武下令滅佛法禪師隨可大師隱遁司空山十有三年童蒙來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我為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二十紀朝經乃届皇明昭育億兆膜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初禪師謂信公曰汝何求曰求解脫曰誰縛汝誰解汝曰不見縛者不見解者然則何求信公於是言下證解脫知見遂頂禮請益是曰禪師授以祖師所傳袈裟也萬有千歲此法無壞

三祖大師碑陰記

張彥遠

大歷初彦遠曾祖魏國公留守東都兼河南尹洛陽當孽火之後寺塔皆為丘墟迎致嵩山沙門澄沼修建大聖善寺沼行為禪宗德為帝師化滅詔謚大瑩即東山第十祖也洎鎮於蜀皆有崇飾在淮南奏三祖大師謚號與塔額刺史獨孤君為之碑張從申書字夫稟儒道以理身理人奉釋氏以修心修性其揆一也會昌天子滅佛法塔與碑皆毀像雖毀而法不能滅是法也不在乎塔不在乎碑大中初塔復置而碑未立咸通二年八

月遂與沙門重議刊建舒州刺史河東張彦遠書于碑之陰

六祖能禪師碑銘并序　　王維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棟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世之至人有證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為非無為者其惟我曹溪禪師乎禪師

俗姓盧氏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兒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適其道羶行於蠻貊之鄉年若干事黄梅忍大師願竭其力即安於井臼素刳其心獲悟於稊稗每大師登座學衆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默然受教曽不起予退省其私迥超無我其有猶懷渇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黄帝之珠

堪授法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敢子曰賜也吾與汝不如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謂之曰物忌獨賢人惡出已予且死矣汝其行乎禪師遂懷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為淨土雜居止於編人世事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於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真乘既不能酬翻從請益乃歎曰化身菩薩在此色身肉眼凡夫願開慧眼遂領徒屬盡詣禪居奉為挂衣親自

削髮於是大興法雨普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於成初發心以為教首至於定無所入惠無所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即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植德本難入頓門妄繫空花之狂曾非慧日之咎常歎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為之運無礙之慈弘濟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

德遍覆名聲晉聞泉館卉服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皆願拭目於龍象之姿忘身於鯨鯢之口駢立於户外趺坐於牀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華惟薝蔔不嗅餘香皆以實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髮以奉迎願叉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勑書勸諭徵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天王厚禮獻玉衣於幻人女后宿因施金

錢於化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月日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焰全身永謝薪盡火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郡慟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坐於其所擇吉祥之地不待青鳥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行宴息皆在正受談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跡百越稽首修蛇雄

虺毒螫之氣銷跳𧾷彎弓猜悍之風變畋漁悉罷蠱酖
知非多絶羶腥効桑門之食悉棄罟網襲稲田之衣永
惟浮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
聞道於中年廣量出於凡心利智踰於宿學雖末後供
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世人未識猶多抱玉
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託偈曰
五緼本空六塵非有終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
枝生肘苟離身心孰爲休咎至人達觀與佛齊功無心

捨有何處依空不著三界徒勞八風以玆利智遂與宗通愍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興善業教忍斷嗔修慈捨獵世界一華祖宗六葉大開寶藏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豈在吾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八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住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并序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鑒實廣州牧馬揔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也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于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曶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

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為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殁既殁百有六年謚始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師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為貢上敬行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

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為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于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佛衣銘 并序

吾既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傳之㫖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摩救世來為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為貴壞色之衣道不在兹由之信道所以為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傳

衣初心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阿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潭州大溈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并序

鄭愚

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為是而五常教化人事之外於性命精神之際史氏以為道家之言故老嚴之類是也其書具存然至於盪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之間哭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議勝妙不可以意況則

浮屠氏之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用其辯巧歷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不知我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其空不能了是者無所不是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必寂城市不必喧無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來之蹟非盡無也宜於順也遇所即而安故不介於時當其處無必故不踊於物其大旨如此其徒雖千百得者無一二近代言之者必有宗宗必有師師必有傳然

非聰明瑰宏傑達之器不能得其傳當其傳是皆時之鴻麗偉絶之度也今長沙郡西北有山名大溈蟠林穹谷不知其變幾千百里為羆豹虎兕之封虺蜮蚺蟒之宅雖夷人射獵虞(闕)樵畋不敢從也師始僧號靈祐福州人笠首屩足背閩來遊菴於翳薈非食時不出悽悽風雨默坐而已恬然晝夕物不能害非夫外生死(闕)憂患冥順天和者孰能與於是哉昔孔門殆庶之士以簞瓢樂陋巷夫子猶稱詠之不足言人不堪其憂以其有

生之厚也且生死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既無得於生必無得於死既無得於得必無得於失故於其間得失是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為道術天下之能事畢矣皆涉語是非之端辨之益惑無補於學者今不論也師既以茲為事其徒稍稍知其徒從之則與之結構廬室與之代去陰黑以至於千有餘人自為飲食綱紀而於師言無所是非其有問者隨語而答不強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為稱首武宗毀寺逐僧遂空其所師

邊裹首為民惟恐㞢蚩蚩之輩有識者益貴重之矣後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裴公休酷好佛事值宣宗釋武宗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己輿親為其徒列又議重削其須髮師始不欲戲其徒曰爾以須髮為佛邪其徒愈强之不得已又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為同慶寺而歸之諸徒復來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為意忽一二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終於同慶精廬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五即窆於大溈之南阜其

徒言將終之日水泉旱竭禽鳥號鳴草樹皆白雖有其事語且不經又非師所得之意故不書師始聞法於江西百丈懷海禪師謚曰大智其傳付宗系僧牒甚明此不復出師巳後十一年徒有以師之道上聞始詔加謚號及墳塔以感其死豈違者所為邪噫人生萬類之最靈者而以神精為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飲食漸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妬得失憂喜晝夜纏縛又其念慮未嘗時餉歇息煎熬形體起如寃讎行坐則思想偃卧則

魂夢以耽沈之利欲役老朽之筋骸飡飯既耗齒髮已弊猶㧞白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欺已曾不知息陰休影捐慮安神自求須臾之暇以至溘然而盡親交不曾行路利養悉歸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後嗣淫渝汗漫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不可不制以道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性然其歸趣悉臻無有僧事千百不可梗槩各言宗教自號矛楯故褐衣髡首未必皆是若予者少抱幽憂之疾長多羈

旅之役形凋氣乏嘗不逮人行年五十已極遲暮旣無妻子之戀思近田間之樂非敢强也恨不能也況洗心於是踰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虔者以師之圖形自大溈來知予學佛求為贊説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鴻龐偉絶之度者也則報之曰師之形實無可贊心或可言心又無體自忘吾説審虔不信益欲贊之云云旣與其贊則又曰吾從居大溈者尚多感師之開悟者不一相與伐石欲碑師之道於精廬之前欲其文辭近吾師之側

謂予又不得不為也予笑不應後十來予門益堅其說
且思文字之空與碑之妄空妄既等則又何虞咸通六
年歲在乙酉草創其事會予有疾明年二月始訖其銘
又因其說以自警觸故其立意不專以襃大溈之事云
爾銘曰
湖之南湘之西山大溈深無貉虎已嘯猿又啼雨摵摵
風淒淒高入雲不可梯雖欲去誰與攜彼上人忘其身
一宴坐千餘旬去無跡來無親夷積阻構嶙峋棟宇成

供養陳我不知徒自勤物之生孰無情識好惡知寵驚
真物藏百處呈隨宛轉任崢嶸雲糊天月不明金在鑛
火收螢我不知天地先無首尾功用全六度備萬行圓
常自隨在畔邊要即用長目前非艱難不幽玄哀世徒
苦馳驅覓作佛何其愚筭海沙登迷廬眼喘喘心區區
見得失繫榮枯棄知覺求形模近似遠易復難但無事
心即安少思慮簡悲歡淨蕩蕩圓團團更無物不勞看
聽他語被人謾生必死理之常榮必悴非改張造衆罪

欺心王作少福須天堂善惡報正身當自結裹無人將心作惡口説空欺木石嚇盲聾牛阿房鬼五通專覷捕見西東禁定住陽朦朧與作爲事不同最上乘有想基無結淨本無爲人不見自心知動便是莫狐疑直下説没文詞識此意見吾師

大唐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禪師碑銘并序

李適之

古之聖人乘時迭用贊神道立人倫所以爲理者也理

之為極故受之以無為昔之真人歸根去羨探有物入無窮所以為久者也久幾乎息故受之以實際於是大雄有作大覺無邊常樂常住不生不滅鑒阿僧而示開闢傳法印而逾繩契映明月而小玄珠位輪王而卑五帝去聖日遠多門互出名數棼絲言説滋蔓粤有紹興法寶超詣真宗由窓意而到清涼域秉圓照而入空寂舍無聞無示非穿非鑿斷諸委曲直見本源具事業有如此者我大師其人也禪師諱法現弋陽人本名法顯

避中宗廟諱於是改馬即雙峯忍禪師門人也俗姓宣
氏出自周宣王盛於元魏代禪師儀表端嚴眉宇森秀
人相具足梵音清暢乘運而應數隨方而立表以濟南
浮之人以嗣東山之業初母在孕不喜葷辛及誕之後
每以沙上戲為佛塔志學之歲遠方訪道年十有九爰
就剃落始配住福田寺其後以選更隸龍興寺焉後因
捧盂上堂逢一神僧顏赤如醉語師曰汝可名法顯因
忍不見年滿受具遂以此名年二十五次因寺事差往

鄮陽所憩之家皆同舊識或云宿昔夢師之來儀服宛如所見設供養者皆蒙誘掖闔門盡里同發菩提心爾時鄮陽大旱師爲授戒二千餘人事畢天晶無雲其夜雨雪盈尺隨緣利物殊類齊感在舟則異鱗呈質使漁者收綸登陸則困鹿求哀而獵者束矢所過古寺廢塔雖獨而止猛獸惡龍山精水魅毒氣生煙火衆魔成軍陣坦若虛舟莫能惱害至永淳歲有三婆羅門寄金銀珠寶於師復置林簣而歸西域其後有賊劫房惟此諸

寶獨在岀入三載主乃東來各以還之封緘如故母氏

遺師預修已墓寺前南嶺地為吉祥掘皆巨石不可開

動已經數日師意彌專忽有一人來詣掘所作禮既畢

岀一編書與師遂云為師穿墓觀其用狀殆非人功信

宿掘成不知所在開其留書乃菩提達磨之論也及築

墳傳土每夕有猛獸蹋跡如杵倏然墓成經一十八年

母何氏壽八十有六既耆而艾無疾而終師廬於墳所

遂經二載形體臞瘠僅能識者每有人潛獻牛乳其味

凝厚衆疑有異後加驗問莫知所從嘗置梡佛前乃成舍利旬日之後梡中有聲沃而滌之金光浮出連珠成貫色有似榴者其後漸多至百餘粒他州造塔者皆來請之分與而去夫其異應不可思議乃菩提之示現者矣大易云神道設教然則至人無迹至化無名萬緣盡空一切不動此皆善靈扶護示相云爲因感而來無幽不兆咸莫知其所以豈我師之意乎徒觀遠衆響臻羣疑景附惟分請益波迴山積有迷有達或飢或渴禪師

發以希聲之音現以隨緣之相如振風之過衆竅似膏雨而成百穀至有求明義學談說人天三論欽其辯才九部矜其理窟及乎對詢真賾不覺神醉大巫捨枕靡旗𢉀講焚疏因而退密專至攝心有初地弟子左相兼兵部尚書李適之往以先君佐覲聆言歸省因得禮尊儀於密座委弱質於專門持心苦體不捨晝夜尋遺私艱重集於蓼無怙何恃創鉅疊窮負土墳傍泣血廬次大師哀其劬頓假以梯航引於煨燼之區拔於寃毒之海

其後皇圖復禹重構維城神龍之中璽書再降授朝請大夫旋追赴京輦禪師遂敷宰官之義强弟子以行雖閒闊積年而誨誘無遠屬有東信至自蘄春方承八年諱問具説最後功德恨不親聞付囑是用觸緒悲涼復次使者言師以開元八年六月初於本寺精舍結跏趺坐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因禪不觧便入無餘春秋七十有八是日雲物變異香氣晦合池水自黑林烏皆悲座前白蓮枯卷堂後列栢凋瘁四部雷動三界

霔泣或絶于地或訴于天嗚呼慈父忍棄窮子一定已
來全軀不壞髮長膚軟紅爪丹脣經今二十年竟不敢
遷閉近日薄加香漆四衆供養如生故知不盡之明與
刼代而相弊應見之相豈堅林之可焚徒徵夢幻之言
莫見去來之迹然則建之於常空有立之於不皦昧難
可以智知孰能以識識住持强固永為宗極以適之心
存遺偈力荷慈縁髣髴鏞鑠依稀火傳擒其勿照之曜
著以忘言之筌敢申頌玄德以昭播人天其詞曰

皇矣能仁弘宣妙覺彼上人者是為禪族繼體前聖傳燈後學舟梁愛河掎拔情獄肇允光相翻飛度門偈傳心極神授名尊霰零嚴戒溢入重昏窮魚脫泉困獸還魂獨絕人代蒸在林野魔屬不神善緣來假乳似麋獻編同圯下度無量人實無度者諸行圓滿無類知歸往虛來實遇病為醫大雲澍雨惠日揚輝事復無事機反於機我於往昔天方薦瘥彷徉推極荼毒謂何孰承最上密受居多未究深海旋驚尺波變異潛感悲憂斷絕

皆發大怖徧身見血深入靜思義開形閉當知恒住敢告非滅

唐文粹卷六十三